

第一语言习得论^{*}

李宇明

摘要 第一语言习得是当代语言理论所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和分析了第一语言习得的主要理论:模仿强化说、先天能力说和认知说等,指出了它们各自的合理成分、不足之处以及语言学界大抵一致的共识意见。同时,从准备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等三个阶段,概述和说明了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和习得概貌。

语言学习是人类学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当然也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语言学习的方式上看,语言学习可以分为三类:(1)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2)语言学得(Language Learning);(3)语言康复(Language Rehabilitation)。

语言习得是这样一种学习方式:学习者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通过一定的语言获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对接触到的语言素材进行加工概括,抽象出关于语言的规则,从而获得语言。儿童获得母语口语的方式,主要是语言习得。第二语言学习中(如外语学习)学习者或多或少地使用语言习得的学习方式。前者一般称为第一语言习得或母语习得,后者则称为第二语言习得。本文只谈第一语言习得的问题。

(一)第一语言习得的主要理论

儿童为什么能在智力水平较低、又没有象成人那样优越的语言学习条件的情况下在四五年内就能学会母语口语?语言习得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提出的。为回答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解释,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模仿强化说;先天能力说;认知说。

1. 模仿强化说 此属传统的行为主义学说。它认为:儿童是通过对于成人语言的模仿学会语言的。模仿正确就会得到鼓励,或因交际的成功而有一种愉悦感、成就感,从而得到强化;模仿不正确,就会受到抑制,从而使儿童放弃不正确的东西。这种学说是根据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提出的,较符合常人的感性认识。但是,在对语言习得进行解释时,却会碰到一些困难:

其一,语言系统的能产性非常强,用有限的词语和规则,可以生成无限多的句子。也正是因为语言具有这种能产性,它才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样一个事实表明儿童根本不可能仅靠模仿就能学会语言。对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的研究也发现,儿童能够说出他从未听过的句子,比如,习得英语的儿童在一个时期里,总是把不规则动词规则化;这种有规律的所谓错误,并不是儿童模仿失误,而是他有规律的创造。

其二,在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父母和其他成人对于儿童的语言形式并不怎么关心,而主要关心的是意义的表达。因此,他们并不怎么去强化儿童正确的语言形式和纠正其错误的语

* 收稿日期:1992年9月5日

言形式。而且许多研究表明,成人对儿童语言的强化和纠正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许多话经过成人的反复强化,儿童还是不使用;许多语言错误经过成人多次纠正,儿童还是照样说。

儿童习得语言,包含有模仿的成分,但是,他的大脑决不是一张白纸,他的学习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恰恰相反,儿童具有学习语言的由物种进化而形成的先天能力,而且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语言项目上,强化也会有些作用,但是,靠强化说并不能对习得做出满意的解释。

2. 先天能力说 这是美国当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最先提出的。乔氏认为:儿童生下来大脑中就存在一个语言习得机制,它是先天的受遗传因素制约的。它其实是一套人类普遍语法(在乔氏的体系中,“语法”这一概念相当于“语言”,而一般所谓的“语法”他称之为“句法”)的参数,在后天语言材料触发下,儿童就能给这些参数赋上具体的值,或者说,语言习得机制能对后天的语言输入进行主动的加工概括,从中抽象出各种关于语言的规则,获得语言。照此说法,语言习得其实是一个给普遍语法赋以具体值的过程,赋上何种语言的值,学会的就是何种语言。

先天能力说是在批评模仿强化说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把习得看作主动创造的过程,并能对儿童习得语言的惊人成就和习得过程中出现的有规律的对目标语言的偏离现象做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曾经风靡一时,被人们称为“乔姆斯基革命”。但是,这一学说也有其不足之处:其一,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大脑中被称为语言习得机制的受遗传因素制约的东西,因此它还只具有假说的性质。其二,人们发现,父母或其他成人同儿童交谈的话语(即所谓的“语言输入”或“儿向言语”)与被交谈的儿童的实际语言水平存在着正相关性,即儿向言语的水平比儿童已经具有的语言水平略高。这一情况表明,儿童是在儿向言语的导引下向前发展的。乔姆斯基忽视了儿向言语的作用,因此,不能对同一语言社团的儿童习得语言的速度、质量和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做出较好的解释,从而也就否定了父母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的可能性。

3. 认知说 这一学说是瑞士儿童心理学大师皮亚杰提出来的。它认为:儿童的语言发展是儿童认知发展的一种,也是在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建构的过程。这一学说把语言发展同认知发展联系起来,把儿童的主观因素同其所处的环境因素联系起来,把儿童的语言发展描述为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都是很有见地的。不过,语言发展虽然与认知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但语言的发展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许多地方是不能简单地用一般的认知发展规律去圆满解释的;而且这一学说也没有能够具体描述主客观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语言发展仅仅说到不断建构也还是太一般化了。所以,此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就目前人们的认识水平而言,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难以对此做出圆满的解释,虽然各自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因此,要对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有几点大概是有共识的:第一,儿童具有获得语言的先天能力,这一能力不一定是如乔姆斯基所说的那种机制。这种能力随着儿童后天的大脑的逐渐发育和认知的不断发展而在后天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第二,儿向言语在儿童的语言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儿向言语的质量和输入方式直接关系到儿童习得语言的速度、质量和方式。没有儿向言语,儿童是不可能习得语言的,如在兽群中长大的孩子或仅靠录音、电视学话的孩子,是不能学会语言的。第三,儿童学习语言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但也需要大量的语言输入,而且儿童学习语言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有些语言项目,特别是语用能力,几乎需要一生不断地学习和完善,因此,决不象一般所说的那么容易。第四,儿童学习语言虽然主要是通过习得的方式,但也有学得成分,这是常常被忽视的。

(二)儿童语言的发展

儿童语言的发展大约可以粗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岁之前是语言习得的准备阶段;一岁至学龄前是语言的发展阶段;此后是语言的完善阶段。

1. 准备阶段 婴儿出世便踏上了学习语言的征程。在0~1岁期间他的与语言有关系的生理器官和心理素质有了一定的发展,能够理解一些简单的话语,并开始说出单词句。约在四个月时,婴儿已经能发出母语中的一些音素,具有了母语语流模式的雏型;并开始出现了用声音与成人交流的萌芽。约至六七个月时,语言已开始有第二信号系统的作用,婴儿已能理解一些最简单的话语,例如:“灯灯呢?”“再见。”“笑一下。”到一岁前后,儿童开始说出单词句,如“妈妈”、“爸爸”、“打”等。到了此期,语言发展的准备阶段宣告完成,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情况多彩,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四个方面。

(1)语音的发展。在一岁前,婴儿已能发出很多种声音,其中有一些非母语音。但是到了此期,非母语的音逐渐减少,而且一些会发的母语中的音也发不出来了。这一方面表明母语对儿童发音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人看到在此之前儿童所发的音,即使是所发的母语中有的音,也只是声音而不是语音。所以,当声音同意义结合构成词语时;或者说当声音变为语音时,原来一些会发的音此时也发不出来了。

当代语言学家雅可布逊的研究指出,儿童音位的发展与人类语音的普遍性有关,即儿童把声音当做语音来学习和使用时,他先掌握的是人类语言中共有的音位,后掌握某具体语言中的特殊音位。例如:[a][o][i][p][m]等元音和辅音是人类语言中共有的,因此所有语言社团的儿童总是先掌握这类音;而象汉语的送气音、卷舌音、边音,法语和俄语的颤音等,则是这些语言所特有的,所以习得这些语言的儿童掌握这些音都比较晚。雅氏的说法已得到了大量事实的验证。由于儿童掌握语音的先后顺序与语音的普遍性有关,所以,语音共性的研究对于刻画儿童习得语音的先后顺序很有帮助,反过来,对于儿童习得语音的顺序的研究,也会对语音共性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此外,雅氏还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语音习得与失语症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语音习得的先后顺序同失语症病人失去语音的顺序恰好呈逆相关,即失语症病人先失去的音,正是儿童期后习得的音;而他们后失去的音则正是儿童期先习得的音。这就把语音共性、儿童语音习得顺序和失语症病人患病的程度三者联系起来,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其他方面的研究所借鉴。

一般说来,儿童到四岁左右,母语的音位系统已习得差不多了。以后的任务就是发展与语用关系密切的韵律了。

(2)词汇的发展。儿童开始掌握的都是些常用词和词的常用义。词汇量随着语言的发展与日俱增。儿童在三岁前大约已掌握1000个左右的词,四岁时约为1600个词,五岁时达到2500个左右,六岁时词汇量已有3000~3500个。尽管各个研究者所得到的数据有些出入,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3~4岁和4~5岁是词汇量飞跃发展的时期。

对汉族儿童的研究表明:3岁儿童的日常言语中已有各种词汇类型;3~5岁以实词的增长速度为最快,5岁以后虚词增长的速度加快,这说明5岁是儿童言语能力朝着连贯、简炼进展的转折点,也是语言质量提高的关键时期。

儿童对词义的掌握是人们非常感兴趣,也是认识最分歧的问题。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儿童一开始并没有把一个词的义素象成人那样掌握得很好。有时他所掌握的义素少于成人,从而造

成词义的过分概括,比如他一开始可能把所有的四条腿的动物都叫“狗狗”,因为他此时尚没有掌握狗区别于其他四条腿的动物的义素;有时他所掌握的义素又多于成人,从而造成词义所指过于狭窄,比如他一开始可能只把自己家的那只小花猫叫“猫猫”,而不把其他的白猫、黑猫等叫“猫猫”。词义过分概括称为“泛化”,过于狭窄称为“窄化”。

儿童对于词义的学习,受到他最先将该词义同某事物联系的深刻影响。比如,当他首先把麻雀叫做“鸟”时,那么,麻雀就被他当做“鸟”的典型,从而影响到他对其他鸟的认识。当他再学习“鸡”、“鸭”、“燕子”、“老鹰”之类的词时,就要看它们与麻雀的相似程度而认为哪些属于鸟、哪些不属于鸟。

(3)语法的发展。儿童的语法发展一般认为要经历单词句、双词句、电报句和复杂句四个较大的阶段。单词句又称独词句,是儿童语言发生时的最初语言形式。儿童说出的是一个词,而其实表达的是一个句子的内容。这时的句子对语境的依赖性特别大,他的意思在特定的语境中有所不同。比如儿童说“妈妈”,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表达的意思是“叫妈妈抱”、“让妈妈给拿东西吃”、“要把发现的新奇事物告诉妈妈”、“碰到了危险向妈妈呼救”……要理解儿童话语的真正含义,必须借助于特定的语境因素。

儿童大约到一岁半便开始进入双词句阶段。其双词句有些与成人的由两个词构成的语言单位相同,如“爸爸抱”、“妈妈吃”、“不要”等;但很多是不同的,如“这花花”、“妈妈糖糖”、“狗狗没”等。有人认为儿童此期的语法并非成人语句的简缩,而是遵循轴心语法。所谓轴心语法,是把双词句中的词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轴心词,其位置固定,要么在另一词之前,要么在其后;轴心词出现的频率高,词的范围较小。一类称为开放词,其位置不固定,既可以在另一词前面出现,也可以在其后面出现;开放词出现的频率低,词的范围广泛。轴心词和开放词的配列主要有四种:A. 轴心词+开放词;B. 开放词+轴心词;C. 开放词+开放词;D. 开放词+0形式。

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一理论并不很合适:第一,它难以说明儿童是怎样由此进入到成人的语法结构的;第二,与很多事实不符,人们发现,所谓的轴心词也可以单独使用,而且其位置也不那么固定;第三,只强调了语法而忽视了语义。现在人们比较相信,双词句的配列主要是以语义角色关系为基础的,儿童在此基础上选择某种语序,比如,把施事放在受事之前,把所有者放在所有物之前等。这种被人称为“语义关系说”的理论,考虑到了儿童早期话语的意义,得到了早期语言普遍性的验证,并可以解释儿童是怎样由此发展到成人的语法结构的。

电报句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儿童两岁左右时开始出现超出双词句的句子,这种句子较少使用关联词语,较少修饰成分,有点象电报语言。电报句是对双词句的扩展,已具有成人语句的雏形,但也有许多特殊的组合方式,如“爸爸牛奶拿”(爸爸拿牛奶)、“吃饭走”(吃了饭再走)等。儿童进入电报句阶段以后,语言发展神速加快,几乎没有经过三词句阶段,句长一下子增长起来,如“两个娃娃玩积木”、“××积木放盒子”、“我在中山公园和爸爸划船的”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把双词句和这一阶段合称为电报句阶段,这是技术上的问题,不是学术上的本质分歧。

大约到了两岁半以后,儿童的语法发展到复杂句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关联词语使用渐多,出现了较多的修饰语,单句逐渐完整,并有了较多的使用关联词语的复句。这时的语句已渐趋流畅,表意逐渐丰富明确,不合格的句子逐渐减少。如果说此前几个阶段,成人还需较多地借助语境因素来理解儿童的话语的话,那么,此时已可以较少依赖语境因素来理解了。大约到了三岁或三岁半,儿童已经基本掌握了常用句型,到了五六岁时,口语已经基本掌握。

(4)语用的发展。目前,人们对于语用发展的研究不多,所能讲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不断地把语境因素化为语言因素。在单词句阶段,儿童所要表达的意思可以说主要是在语境中的,他所说出来的单词不过是个提示。从单词句到双词句到电报句再到复杂句,原来隐含在语境里的成分逐渐变为显性的语法单位呈现在句子里;原来隐含在语境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逐渐变为各种语法功能词,如各种介词、连词、助词等;原来多由表情和非语言的声音表达的感情也逐渐变为语气词、叹词和各种表达情感的语调。这样,使儿童的话语由高语境依赖句逐渐地发展为低语境依赖句。

第二,社会化言语逐渐增多。儿童的话语可以分为自我中心言语和社会化言语两个类型。自我中心言语是指儿童说话不是为了给他人交际,而是对自己说话,这是儿童自我中心心理的语言体现;社会化言语与自我中心言语相反,说话的目的是为了和人交际,这是儿童社会化的语言体现。由于儿童早期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因此,自我中心言语的比例较大。儿童早在不会说话之前,已尝试用非语言的形式进行交际,当儿童开始说话后又尝试用语言的形式进行交际,但社会化言语比例一直不大。当然皮亚杰认为儿童在学前时期几乎没有社会化言语,这也是言过其实了。随着儿童的不断社会化,逐渐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社会化言语的比例越来越多。当然,这两种言语形式比例变化的细节以及与儿童年龄的匹配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逐渐学会因人而异。儿童早期对人与人的关系没有认识,随着不断的社会化,他慢慢懂得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关系,说话应考虑到这种种关系,于是,便渐渐能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而采取不同的谈话方式。据研究,二岁的儿童对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就有所不同;四岁的儿童对不同年龄的人,比如老师和同伴,谈话所使用的句法格式就有所不同,对老师多使用陈述句和一些礼貌格式,对同伴不仅使用陈述句,而且还较多地使用祈使句。早期儿童对于交谈对象也要求信息反馈,但当交谈对象听不懂时,只是用重复的方式再说一遍,而三四岁的儿童则会改变说法,方式上有一定进步。

此外,人们还发现,二岁儿童一般不能围绕一个话题进行交谈,三岁时有所发展,但是,几乎到了四岁,尚难见到三个儿童围绕同一话题的交谈。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儿童的语用的发展要落后于语言各子系统的发展。

3.完善阶段 儿童到了学龄阶段,人们研究的注意力由于主要放在了书面语的学习上,所以,对此期口语习得的发展知之甚少。较清楚的大约有如下几点:第一,在前阶段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语言系统细节。比如,词汇量迅速增长,出现了一些专门术语和书面词语;一些特殊的句式开始掌握等等。第二,此阶段语用的技巧成为语言学习的中心,逐渐学会使用社会所认可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第三,由于教育的普及,书面语的学习对口语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这一阶段相当漫长,口语使用技巧的发展,也许要延续到成年期乃至人的一生。

第一语言习得是当代语言理论所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薄弱,特别是对于汉族儿童的语言习得状况还知之甚少。我们期望这一学科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使之尽快发展起来。

参 考 文 献

- (1)朱曼殊主编《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2)李宇明、唐志东《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3)朱曼殊主编《心理语言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5)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6)李宇明《国内儿童语言研究鸟瞰》(笔名眸子),华东师大《中文自修指导》1991年第四期。(7)J.R.安德森《认知心理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